

佐藤一斋和来舶清人的交流

舒 志田

一 小引：近世日中文化的交流

近世日中文化的交流，由于明清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基本是通过民间往来而实现的。最主要的是“唐船贸易”所带动的人文和书籍的交流。中方主要的参与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十六世纪中期——十七世纪中后期）是以所谓“晚明遗民”为主体。代表人物有黄友贤（江夏友贤）、陈元赞、朱舜水等。

第二（十七世纪中后期——十八世纪前期）是以隐元为代表的渡日的黄檗宗僧众为主体。木庵、即非、大鹏等。

第三（十八世纪前期——十九世纪中期）是以“唐船”船主以及随船的落魄文人为主体。主要人物有朱氏三兄弟、渡日四大家、汪鹏、程赤城、江芸阁等。

而日方的参与人员，基本上以幕府方面的唐船贸易管理人员（长崎奉行及随从、地方官员、唐通事等），其他幕府或各藩公派到长崎的官员及学者，商人，以及因私而去长崎游学的各色人员组成。平松勘治著《长崎游学事典》里介绍了江戸時代 1052 名因私游学长崎人员的出身地・生没年・事迹等。其中有僧侣、医师、兰学家、文人墨客等等。

本文以佐藤一斋的《爱日楼全集》¹为主要资料，梳理一下他和来舶清人的交流情况。

二 佐藤一斋的生平

有关佐藤一斋的生平和学问，详见其子佐藤幌所撰《皇考故儒员佐藤府君行状》、若山勿堂²撰《惟一佐藤先生墓碑铭》³。现简述如下：

佐藤一斋，初名信，后改名坦，字大道，号惟一斋、爱日楼、老吾轩。父祖为美浓国岩村藩执政。安永元年（1772）生于江戸滨街。年十二、三，欲以天下第一等事成名，宽政二年（1790）始登仕籍，成为岩村藩主松平乘蕴的三男乘衡的近侍。翌年去职，游学大阪，学于中井竹山、皆川淇园等人。宽政五年东归，入林信敬之门，次师事于述斋（即松平乘衡，林信敬无嗣，官命乘衡承林氏后），教子弟。大小侯伯延聘听讲，名声日起。宽政十二年，应平户侯松浦静山之邀，西游长崎，讲经于平户维新馆。文化二年（1805）任林氏塾长，督众门生。天保十二年（1841）

¹ 荻生茂博 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第十六卷 爱日楼全集》（以下简称为《爱日楼全集》），ペリかん社，1999.3。以下引文，原文字体均改为简体；（）中注以及下划线等皆为笔者所加。

² 若山勿堂（1802- 1867），名拯，通称壮吉。是江戸時代的儒学家、兵学家。出生于阿波国徳島城下。18 岁时游学江戸，师从佐藤一斋。是“一斋门下十哲”之一。

³ 日本文部省 编《日本教育史資料 7》臨川書店，1970。585-593 页

述斋歿后，被任命为昌平黉儒官（总长），海内仰为儒宗。安政六年（1859）卒于官，年八十八。铭文中说“其学虽宗宋儒，不喜分折而主一本，不贵该博而要深造，以达心之灵光为宗旨”，“尤精于《易》”，“其于古人之文，尤重韩欧，于明则贵王文成”。他对清朝的王西庄、袁枚也很景仰。一斋著书颇多，壮岁著《言志录》，逾年六十著《后录》，七十之后著《晚录》，八十著《耄录》，汇称之《言志四录》。理义精纯，为日本儒学家语录之翘楚。

三 佐藤一斋和来舶清人

1 陆秋实

《爱日楼全集》卷之三十五·书信的首篇为《与陆秋实》一文⁴。

侧闻足下于某年某月托身商舶。始游崎巒。盖欲究览未见之山川。因以吐胸中所蕴之奇。固亦丈夫四方之志哉。健羨健羨。坦不佞久钦仰芳轨。乃愿一游崎巒以挹懿范。而天未假良缘。可奈何乎。意足下非久于此土者。即坦他日遂得西游。亦恐足下已西其帆矣。则相遭良难期。思之殊增怅快。闻足下在贵乡之日。常周旋乎王西庄诸老之间。而以不得志于场屋。飘然鹏举。追躅徐福。夫一第之得失。是亦士之常事。曷足以介意。士之所耻在不齿于硕匠耆宿。而第之弗中。未足深以为耻。则足下之才识文章。岂必以是增损声价乎。足下亦当益努力砥砺。无以一跌挫志耳。坦僭有所愿。敢冒鈇钺。辄以申陈。幸蒙不弃。则何喜过之。坦之弊知已有市桥昭字德宣号格斋。仕江都为护军统领者。此人资赋醇悫。好学不倦。六经子史窥其大略。文词斐然成章。平生喜读王孝廉西庄先生之书。于其所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及竹素园诗日下集著书。沈潜刻苦。几年于兹。恒觊获其片言只辞。可以为坐右昕夕之警。而洋峤千里。鱼雁无缘。徒托之梦想之至愿耳。今闻足下内交于王先生者。而企羨无已。遂欲因足下控扣鄙衷。然德宣有职守者。则又拘于国法。不得修书通问。乃恳求坦作一书代请诸足下。足下其能谅其意之恳欤。肯乞诸王先生。则何幸何幸。所乞者则为格斋说。此德宣之所取诸大学以自号其斋者。而因此以请警戒之辞也。幸籍足下忠谋之盛心。以遂获其所愿。则勿论德宣之欢喜无量不啻琼琚厚贶。而坦不佞亦与拜其赐也。足下其能先于王先生。首肯此托否。昔者有国人刻其诗集者。乞序于归愚沈翁。翁以严华夷之界却之。王氏之于沈氏。闻三世通家。交谊最厚。则将亦效其所为欤。虽然今日之请。非若寻常乞序者之比。而固有迥别乎沈翁故事者欤。且坦窃闻之。君子之于人。来者弗拒。何所不容。况天之生材。不限以地者乎。则此请在王先生。无乃所宜许诺而不敢麾之门墙外欤。足下且以为何如。幸烦鼎力。万遂所愿。则我二人者。感佩铭刻。永矢弗谖。而足下亦有曾子忠于谋之实。而不失子路勇于诺之名也。伏乞足下之留神听之。敢干尊听。此申鄙悃。幸勿以无因至前而叱之。临书不胜悚慄之至。惟高明谅之。不戢。

根据文意，可知此篇是佐藤一斋为其知己市桥昭（即市桥长昭，1773-1814）而代笔的请求

⁴ 《爱日楼全集》，451 页。

信。市桥长昭为仁正寺藩第八代藩主，因慕王西庄之名，想求其为自己的书斋“格斋”写篇铭文，而苦无途径。因听闻陆秋实与王有故交，所以便恳求一斋寄书一封给陆，望其代为牵桥搭线促成此事。虽然有“昔者有国人刻其诗集者。乞序于归愚沈翁。翁以严华夷之界却之”的前车之鉴⁵，但一斋仍然希望陆秋实能鼎力相助，万遂所愿。

王西庄即王鸣盛(1722-1799)，嘉定人，后移籍苏州。字凤喈，号西庄、礼堂、西沚，别称西沚旧史、西沚居士，室名耕养斋、蛾术堂、竹素园、一草亭、求野堂。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一甲二名进士。著《十七史商榷》百卷，为史学经典名著之一。另有《耕养斋诗文集》、《西沚居士集》等著作。与吴泰来、钱大昕、王昶、赵升之、曹仁虎、黄文莲等合称“吴中七子”。

一斋写此信时，大约正当王鸣盛去世前后。而“其所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及竹素园诗日下集”已经传播到日本，并得到日本文人学士的高度评价。可见当时中日书籍交流之密切。

市桥长昭和一斋关系密切，《爱日楼全集》中收录有多篇和他相关的诗文。其中《故下总守市桥公墓志 甲戌》⁶称其“为人敦重沉毅，嗜在坟籍。择友而交，朝野颀然属望。宽政丙辰，擢大番头，颇有绩。文化纪元，晋奏者番，在职四年，罹疾辞职”云云。市桥长昭酷爱收藏经史书籍，文化五年(1808)曾将其所藏《陶渊明集》《东坡集》等三十种宋元刊本献给江户幕府的官学堂——昌平学问所(昌平黉)。

此文没有标注写作时期。文中所说市桥长昭“仕江都为护军统领者”应该是指其任职江户幕府“大番头”一事，即宽政丙辰(八年，1796)至文化元年(1804)之间。而据“坦他日遂得西游。亦恐足下已西其帆矣也”一句可知，此文应作于一斋西游崎罍(1800年)之前。

而关于陆秋实，其人物经历等也不甚明朗。《长崎名胜图绘》录有其戊午年(1798)游览无凡山时的和韵诗一首：

和韵 戊午春王月 钱塘陆秋实

翠壁丹岚淡复浓。举头天外见奇峰。烟霞敛处疏林引。苔藓深时曲径封。
新岁花香飘历历。故乡望远立重重。神游仿佛南屏下。八月江潮半月钟。

森鸥外说他见过陆秋实和福山藩儒医伊沢兰轩(1777-1829)的唱和诗，但没来得及抄下来

⁵ 长崎出生的汉诗人高暘谷(1719-1766)尝与沈归愚(沈德潜 1673-1769)应酬(见《宜园百家诗二编》)，乾隆二十二年(1757)附来舶清商寄书沈归愚，请其为诗序。归愚却之曰：国有典不可乱，日本与我大有界限，不宜以文字通往还(见《松崎文抄》)。清商于是伪托他人代书欺骗高暘谷，而暘谷不觉直至去世。其后不久，《归愚诗余抄》(1766年序)流传日本，其卷五载《日本臣高彝书来乞作诗序并呈诗五章文采可观然华夷界限不宜通也却所请而记其事》一诗，暘谷被骗一事遂大白于天下。有关此事，大潮元皓(1678-1768)的《鲁寮笔记》、原东岳的《诗学新论》(1772年序)、《先哲叢談後編 卷之五》(1829年)均有记载。

⁶ 《爱日楼全集》，289页。

7. 据唐权等人所统计的《来舶清人一览表》⁸，他和吉村迂斋、岛津天锡（1752-1809）、朝川善庵（1781-1849）等人有交集。朝川善庵的《乐我室遗稿》⁹卷一中录有《席上示陆秋实》《再答陆秋实》二诗：

席上示陆秋实

人间臭味犹难得。容易看来休浪抛。邂逅纵无松契久。唱酬赖尔许兰交。

再答陆秋实

我亦东方一繁匏。无人共济被空抛。尝来世味浑辛苦。不料天涯得淡交。

朝川善庵名鼎，字五鼎，号善庵。江都（江户）人。汉学家。本姓片山，其父为折衷学派片山兼山。他幼年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名医朝川默斋，他便随了养父的姓。后跟随折衷学派的山本北山学习，成为平户藩松浦侯的儒臣。后来在江户小泉町开私塾。他熟悉儒家经典，当时与佐藤一斋齐名。松浦侯在江户的藩邸创学馆，“使藩子弟隶习艺业，方其落成，延坦开讲。后续以朝川鼎，至今弗替”¹⁰。所以一斋和善庵是有交集的，朝川善庵死后，一斋为其撰写了墓碑铭。宽政十年（1798），善庵曾游历九州各地，经五年而归¹¹。上面这两首诗就是其游历期间所作。还有件事值得一提，文化乙亥年（1815）冬，“清国海舶漂到豆州下田港，异俗言语不通，下田系韭山县令江川氏所治，善庵应县令招，笔语赠答，不辱国体”¹²。

那么，《与陆秋实》文中有关陆秋实“常周旋乎王西庄诸老之间。而以不得志于场屋。飘然鹏举”的事迹，市桥长昭和一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应该是来自两人所来往的人。当时朝川善庵西游还未返回江户，有可能来源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当然也有可能来自其他与陆秋实有过接触的人。

陆秋实和后述的刘云台等均会说日语，能作俳句。江户时代后期的南画家白川芝山（1759-1850）所编《四海句双纸》中前后收录有一些来舶清人的俳句。陆秋实有四首，其中一首题为《客中偶感》写道¹³：

見ぬ恋の花の芳野雪の不二

另外，根据刘序枫·中村质的《日本来航唐船一览》可知，陆秋实在一斋西游长崎（1800年）之后，分别于享保元年（1801年，末2番外船；7番南京船）、享保三年（1803年，2番南

⁷ 《伊泽兰轩·上》（创造社，1933年），119；121页。

⁸ 唐权·刘建辉·王紫沁《来舶清人研究ノート—附「来舶清人参考文献」「来舶清人一览表」》，《日本研究》No. 62，2021

⁹ 原文参见“国書データベース” <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200012227/10?ln=ja>

¹⁰ 参见《世袭平户城主静山松浦公传 壬寅》（《爱日楼全集》，332页）。

¹¹ 参见《朝川善庵墓碑铭》（《爱日楼全集》，272页）。

¹² 《爱日楼全集》，271页。

¹³ 参见藤井乙男《史話俳談》（晃文社，1933），460-469页。

京船)、文化四年(1807年,3番南京船)、文化五年(1808年,卯8番南京船)来过日本。不过,彼时王西庄已经去世,即使陆秋实收到一斋此信,也无从实现市桥长昭和一斋的愿望了。事实上,《爱日楼全集》中的两篇《格斋说》¹⁴都是一斋自己的撰文。

2 程赤城、刘春吟

《爱日楼全集卷之二十八・题跋三》录有一斋写于丙寅(1806)年的《跋清人寿詞後》一文,叙述了他和程霞生以及刘春吟的交往一事¹⁵。

宽政丁巳之岁。家大人年七十。坦邀宾友奉寿觞。祝颂之声溢堂矣。挚友泲泽君。时祇役长崎。不得与□。偶觐吴客程霞生语及之。程因为录寿诗一首。托泲泽君以邮致。坦后寄谢贴。则程之帆既西矣。而其友刘春吟代答之。彼亦复一诗。叙追贺之意。夫以大人之宿德。而宾友之颂之。固宜也。至使吴客之未相识者。亦陆续祝颂焉。则大人何以得之。岂以其至诚之道。乃能致远者然欤。七十之年。古人既曰稀矣。而今已跻七十有九。其神完而气固。亦不异曩时。斯知寿之必系于德。德之必待于寿。非偶然也。顷日曝书。程刘笔札亦在焉。大人惜其散逸。裱褙合成一卷。顾坦跋之。乃记其由如是。时文化丙寅孟秋念四日也。

文中所提一斋的挚友泲泽君不知是何人。他在宽政丁巳(1797年)因公务到长崎,结识程赤城,闲谈中说起一斋父亲七十大寿之事。程因此寄去贺寿诗。

程赤城,一七三五年生,卒年不详。名霞生,赤城为其字,号柏塘。苏州吴兴人。根据春木南湖(1759-1839)《西游日簿》的记录,程赤城大约在日本安永二年(乾隆三十九、1773)左右开始到日本从事“唐船”贸易。该书中记载了日本天明八年(1788)春木南湖和程赤城的一段笔谈¹⁶:

(十月)翌廿三日、晴、清川ト同道ニシテ館内に到。費晴湖ト旅亭ニ登ル。程赤城ニ逢。

余姓程名霞生、字赤城、号柏塘、唐山江苏人也。在此贸易已历十六年。

鯤(南湖) 先生所学书法何人之风致否。

赤城 字法以王为宗、而参以赵。

司马江汉《江汉西游日记》天明戊申(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条的记录也可佐证这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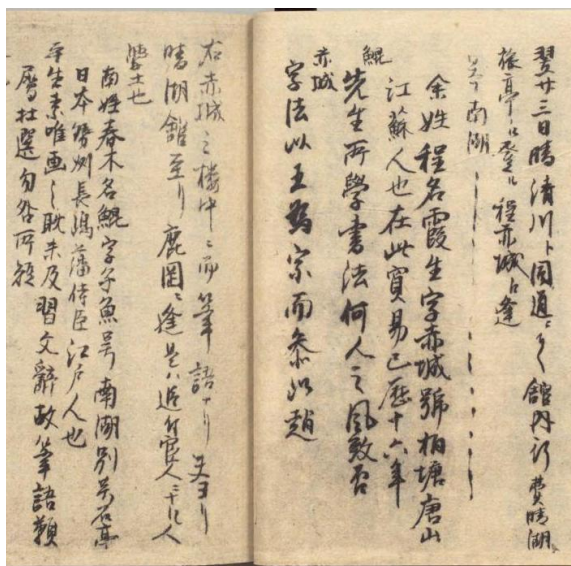
唐人、今渡海する船は私にする商人なり、皆蘇州と云う處より來る。(中略)程赤城は十五年此方渡海すと云ふ。[栗田奏二 编《日本食肉史基礎資料集成 第149輯 江汉西游日

¹⁴ 《爱日楼全集》，196页、216页。

¹⁵ 《爱日楼全集》，365页。

¹⁶ 《西游日簿》米山堂，1926.5。图片来源：<https://dl.ndl.go.jp/pid/1885492/1/22>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记》，1983年。105页]（译文：唐人现在渡海来船的为私商，皆来自苏州。程赤城渡海来此已有十五年。）



程赤城与包括著名学者三浦梅园（1723-1789）、太田南畝（1749-1823）在内的诸多日本人都有往来。是一个典型的亦儒亦贾的商人。他也颇工书法，经常自署为“吴趋程赤城”¹⁷。《长崎名胜图绘》录有其《〈无凡山〉和韵》一诗，作者题作“吴超程赤城”，“吴超”当是吴趋之误。其诗云：

三月春花色尚浓。兴来列览最高峰。上清仙去鸾初远。下届人来云自封。
漫笑低头思乙乙。尤忻极目望重重。老僧不解迎尘客。饭罢参禅但扣钟。

早在日本天明四年（1784）左右，他就给三浦梅园的《诗辙》书写序文（日出藩文学乔维岳撰文）。天明五年（乾隆五十年、1785）他给日本地理学者长久保赤水（1717-1801）的《大清广輿图》作序¹⁸。天明七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浦梅园的《梅园诗集》自序也是请程赤城书写的。皆川淇园在《书程赤城画竹赞及谢角鼎治疾牒后》一文中，评价程赤城的书法为“真贾舶中之铮铮者矣”¹⁹。村濑栲亭（1744-1819）《题程霞生书卷》一文，亦是题此竹赞。他说“矧

¹⁷ 吴趋当指苏州的吴趋坊，此处代指苏州。

¹⁸ 参见周振鹤、鹤间和幸《长久保赤水和他的中国历史地图》，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

¹⁹ “阿波大谷子顺所藏吴超程赤城书二纸，其一竹赞，……余闻程航海来者有年，初未能书，居长崎学书，后大进。今观此卷，真贾舶中之铮铮者矣。”（高桥博己编《近世儒家文集集成 第九卷 淇园诗文集》ペリかん社，1986）。

程市井人也。然而先圣之余泽犹未斩，从事斯文也如此，岂可不嘉尚乎哉。”²⁰

吉田重房在《筑紫纪行》(享和二年 1802 序)的五月十三日条中，记录了长崎圣福寺祭祀结束后，他与程赤城等清人共同参加酒宴的场景：

通事伊藤藤九郎及柳谷氏陪之，与众唐人同桌饮食。船主名程赤城、潘占万等也。……赤城拿扇，亲自写诗赠予。潘占万亦写诗赠扇²¹。

江户时期的炮术家坂本天山(1745-1803)，晚年应平户藩主松浦清之邀，于享和二年(1802)到平户教授藩士子弟，直至翌年客死其地。其间他和程赤城、沈九霞、孙景云等来舶商客有过诗文唱酬。²²

过清估馆中孙景云席上、邂逅程赤城、因赋赠焉

去年萧寺始看君，广坐稠人识不群。无奈风尘多辜负，相逢尔席属殷勤。

程赤城在享和三年(1803 年，清嘉庆八年)曾招他的同乡胡兆新来日。太田南畝在任职长崎期间，和此二人都有交往。太田南畝曾经拜托官医小川文庵求程赤城挥毫书写自己的诗作《富岳》，还亲自请程赤城书写扇面，其词云“宗渊春游山谷、见奇花异草、则繫於带上、归而图其形状、名眼芳图百花带、人多效之”。文化元年(1804)，程赤城和伊沢兰轩也相识并有交流。另外，《先哲丛谈》后编卷八记载，程赤城评价龙草庐的书法“似妇人之书”。木村兼葭堂(1736-1802)曾酿制蜜柑酒赠给当时来舶的清人，众人品尝后赞美不已，程赤城为首代众人拟赞词一篇致谢。

以上可见，程赤城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活跃。他也会说日语。森鸥外在《伊沢兰轩·上》一书中介绍，“程赤城霞生，一字相塘，屡次往来长崎，解国语识谚文，甚至能咏<こりずまに書くや此仮名文字まじり人は笑へど書くや此仮名>这样的和歌”²³。

言归正传，宽政丁巳程赤城为佐藤一斎父亲所写的贺寿诗，以及后来刘春吟追贺的诗文，九年后被裱褙合成一卷，一斎题跋文于上。而《跋清人寿詞後》文中所言“坦后寄谢贴”，即为《爱日楼全集卷之三十五·书文》所录《与程赤城》一文²⁴。

与程赤城

坦不佞渴慕丰采有年矣。每闻足下之寓于崎。则欲西游以交一面之欢。而道路脩阻。未易溯从。夙夜所为耿耿也。往年家父文永值七旬诞辰。足下因泂泽生之请。赐以佳制寿文

²⁰ 见《栲亭三稿》卷之六。(新潟大学附属図書館，佐野文庫，38 - 360)

²¹ 参见松浦章·许浩论文。

²² 阪本天山 著《天山全集 上篇》(信濃教育会编，信濃毎日新聞社，1936)，369-370 页。

²³ 《伊沢兰轩·上》，120-121 页。另一来舶清人孟涵九也有一首狂歌，与此歌文字稍有出入，为“ならわずに、かくやこのかな、かなまじり、いまはからでも、かくやこのかな”。此狂歌戏仿(parody)相传为王仁所作和歌《難波津》，朝岡興禎著·太田謹補《増訂古画備考》中评价孟氏的狂歌，“一时脍炙人口”。

²⁴ 《爱日楼全集》，453 页。

一篇。坦读之且喜且恶。顾老父犬马之齿。苟延岁月。而高文谬承溢美。荣踰望外。愧之琼瑶。其何以报乎。坦时当修尺一以纳谢。而适以人事纷沓迟缓至今。乃坦之罪难道。足下其能恕诸。何幸何幸。坦之先世有业儒者。后仕于浓之岩邑侯。老父亦尝从大夫之后。今乃致仕家居。坦猥庸弗类。独株守衡门。授经糊口。自甘一村学究。奈东隅鄙人。学之不瞻。闻之不洽。恒恨不得生在于大方而周旋乎鸿师名儒之间而已。贵帮闻有西庄王先生随园袁先生诸老辈。俱鸣于世。坦尝获其所著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西庄始存稿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诸书而读之。其余亦必有名噪乎一时。而坦辈未及闻之者焉。何人。最其道德素著者也。学识精超者也。文章博雅者也。冀使坦获一闻其名以慰缅仰乎。不胜至愿。坦方图崎嶇之行。计期当不出一二年间也。幸而足下之未西焉。则面语可期。其能不相左否。至望至望。临楮不胜眷恋之至。语乏詮次。万维丙炤。不既。

从“往年家父文永值七旬诞辰”“坦方图崎嶇之行。计期当不出一二年间”等语推测，此文当写于其父七十寿辰之后的的一七九八年间。一斋自谓“恒恨不得生在于大方而周旋乎鸿师名儒之间”，希冀程赤城能告之当时清朝文人中道德高尚、学识精超、文章博雅之人。而据《跋清人寿詞後》可知，彼时程赤城已经回国，其友刘春吟代答。

刘春吟，即为刘云台。浙江钱塘人。康熙时期著名的“民商”（亦称“额商”）。和杨裕和、李豫来、费顺兴、程荣春等十二人，统称十二家额商。他为尾张藩校明伦堂督学冈田宜生（1737-1799）²⁵所书水墨纸本竖轴《鬯园诗草序》，款识“錢塘劉雲臺書”，钤印“劉賡私印”“春吟”。

金刀比罗宫的旭社，其楼上所悬挂的“降神觀”匾额，据说是清朝翰林院侍读探花及第三王文治的手书，是刘云台所献纳的。²⁶他和儒医伊泽兰轩也有交往，可见他亦通医术。佐藤一斋在长崎之游时与刘云台有过交往。《爱日楼全集》卷四十五录有两首相关诗句。²⁷

登无凡山逢刘云台

石径攀乘属雨余。松风清暑比踟躇。山巔偶见无凡客。自是无凡名不虚。

崎嶇清远阁席上示刘云台钱宇文

曾将尺素付鳞鸿。枉把微名先已通。涛浴鳌身檣外立。帆张鹏翼日边冲。

人文宁使天文限。舌路全凭笔路通。何幸始登清远阁。无端想见大方风。

无凡山又名琼山，即位于长崎市中心的金比罗山，其名据说为黄檗宗高僧木庵所起。一斋诗云“山巔偶见无凡客”，可见他是在在无凡山顶偶遇刘云台的。“曾将尺素付鳞鸿。枉把微名先已通”之句，即指前述《跋清人寿詞後》一文中所提“坦后寄谢贴。则程之帆既西矣。而其友刘春吟代答之”一事。

²⁵ 岡田宜生，字挺之。通称仙太郎，号新川，别号暢園、杉齋、朝阳館。

²⁶ 松浦清《甲子夜話》卷之六十 18 金毘羅の靈異邦に及ぶ。

²⁷ 《爱日楼全集》，567 页。

一斋于寛政十二年庚申(1800),应平户藩主松浦静山(松浦清、号静山)的邀请,四月六日从江户出发,经摄津、中国地方抵肥前长崎游览。期间与清人沈敬瞻、刘云台、钱宇文、周庆书(周锦堂)等人笔语唱和。²⁸并将其西游琼浦时的赠答诗文集成一册,²⁹名为《西游赠诗》。可惜此集今已未存,上面这两首有没有被收录,也难知其详。但二人一见如故,此后笔谈甚欢(“舌路全凭笔路通”句),临别时刘云台曾录诗扇面为赠。两年后,一斋将此扇面重新裱褙,并请林述斋题诗、阿部正精绘画于上,可见他对此扇非常珍重。

余前年客崎将归。吴商刘云台录诗扇面为赠。今夏换其纸乞诗林先生。先生诗成。属画阿部蕉亭公。可谓诗书两绝。乃赋一律此谢。

担簦畴昔到崎阳。吴客贻吾扇一张。筠骨犹存湘浦翠。楮皮新换刻溪香。

已烦学士诗镂玉。又使名公笔染霜。清气爽然从手起。满襟领取十分凉³⁰。

一斋还将其在长崎唐馆和钱宇文等聚会的《崎阳唐人馆宴会图》带回,请诗僧六如³¹(1734-1801)题诗。《六如庵诗抄》中提到此事。

题崎阳唐人馆宴会图

江户人佐藤坦字大道号一斋,今兹庚申游于崎阳,舩次过京访余,携唐馆会于吴兴钱宇文图,以索余题图。则小栗光胤笔,³²上有刘云台钱宇文诗,并即席所作。楼名曰清远,周匝种柳云。余一展览即为题小诗。时八月八日也。

芥针投合一楼中,殊域同文交自通。

明日客帆相背发,无情万柳不遮风。

根据《日本来航唐船一览表》可知,一八〇一年的末二番外船,船头程赤城、财副陆秋实、牌主为刘云台,可见他们三人应该彼此认识的。一斋的信有没有送达陆、程二人的手中虽然不能断定,但是收到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至少,刘云台应该和程赤城提及过一斋来信的事吧。至于陆秋实、程赤城于一八〇一年重入日本时,有没有给一斋做个回复,尚不得而知。

3 钱宇文、沈敬瞻、周庆书

钱宇文在上述《崎畧清远阁席上示刘云台钱宇文》一诗中已有提及。一斋另外还有一诗:

六月二十一夜。梦吴客钱宇文

²⁸ 参见田中佩刀《补正佐藤一斋年谱》(《明治大学教養論集》通卷九十九号,2011.1),143-178页。

²⁹ 《爱日楼全集》卷之二十六·题跋一《跋西游赠诗末》,338页。

³⁰ 《爱日楼全集》卷之四十七诗,600页。

³¹ 名慈周,字六如,号白楼、无着庵,江戸宽永寺明静院、京都善光院住持。

³² 据《名数画谱 附录》,小栗光胤、字万年、号十洲、若州(若狭)人、住京师。

昨夜梦逢钱宇文。一堂诗酒更殷勤。醒来最是关情处。残月晓鸦千叠云。

一斋后在《答清商四名 江芸閣 刘讷君 沈绮泉 周霭亭 乙酉(1825年)》一文中提到他庚申之年游崎时邂逅沈敬瞻钱宇文刘云台周庆书诸人之事(详见后文)。“每会有笔语唱酬。宇文云台殊款”,“敬瞻宇文时龄最高”云云。说与“宇文云台殊款”,又以梦见钱宇文作诗,说明一斋对他印象颇深。他后来在《题清远楼图》一诗中写道:

十年回首梦悠悠,诗酒相逢清远楼。莫道此游难可再,画图长向壁间留。³³

前述朝川善庵的《乐我室遗稿》卷四中亦录有《寄钱宇文》一诗。称其“评经订史情犹厚。裁赋属文交最深”,对其学问为人评价很高。

天长海阔三千里。萍水姻缘此盍簪。不是肆然稀和者。争令蕞尔有知音。

评经订史情犹厚。裁赋属文交最深。博问广听吾辈事。休言十九尚童心。

但是,成岛司直(即成岛东岳,传略见后文 5.其他)撰《盛冈儒员芳泽下田之碑》文中提到,下田芳泽³⁴“弱冠学江户、师事井金峨、学成而纵游四方、遂到崎嶷、象胥之徒、争迎为师、清客钱宇文适至、翁闻其人长姚江之学、投刺笔语、宇文大喜、如旧相识、然翁知其言不纯、失望而去”。³⁵可见,日人对钱宇文的认识和评价也因人而异。

关于钱宇文身世,蜀山人太田南畝《杏园闲笔》卷三录有桂川甫周所藏的钱宇文所书信函一封,信中对此略有交代。钱宇文称其子钱与埴在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自立门户,在归安县(今浙江湖州)经商时,遭归安县令彦图等人的构陷入狱。钱宇文为救其子脱难,费七千金,因致家贫。后在其好友沈云瞻、吴鸣鸾的怂恿下,渡海来长崎贸易谋生(“为仰事俯育计”)。壬子岁(1792)因妻子去世,癸丑(1793年)春自长崎归乡。至丙辰(嘉庆元年、1796年),其老母辞世。虽值大比之年(科举考试),钱宇文因守制不能应试。当时沈云瞻已经去世,吴鸣鸾入选十二家额商。

长崎老友宋敬亭复荐余再至,并嘱同舟友周君庆书为余任会计之劳。余迺得诗酒余生,借崎岛为画卷,为偷安之地。无何,宋君又物故,而仆不能媚用事者。柴客今此之来,又周君代为之谋。而所获以为活人计者,灭復(覆)其半。仆未老而衰矣。所谋若此,当得再至崎阳乎。(下略)

信末署“八月十一日天目山民钱治 安上”,而年份未详。南畝旁注:“封皮有 复圭祈转/

³³ 《爱日楼全集》,611页。

³⁴ 下田芳沢(1750 - 1820),江户后期的儒学家。名武卿,字一甫,通称三藏,号芳泽。日本宫城县人。师从井上金峨。后为盛冈藩儒学教官。折衷学派。著有《周易说》。

³⁵ 日本文部省 编《日本教育史资料 5》臨川書店,1970年。62页

致/钱宇文挚手”、“右清人钱宇文之书牋,桂川甫周发炎所藏也”、“宇文乃去年在崎阳遇到的钱德位吉之父”(原日文)。所以,此信至迟应写于南畝任职长崎(1804年8月末-1805年)之前。另外,南畝的《增订一话一言》中还提到,钱宇文曾给三熊花颠(1730-1794)的《樱花贴》题跋。三好学所著《樱》³⁶一书中录有花颠之妹三熊露香的《樱花簪》中所载跋文一篇,末署“日本宽政己未(1799)应城州醍醐守令山县芜亭先生之需/嘉庆四年清和上浣次崎阳馆寓松石轩/笨徒钱宇文撰/景山陈国振书”,疑即该文。文中钱宇文称“余虽奉命屡到日本,然只限羁旅长崎一岛,他境未能耳目”。

另据冈田挺之《鬯園詩草》卷四所载《和君馨读钱宇文莫逆编跋见示》一诗可知,钱宇文曾给磯谷沧洲所编的同人诗集《莫逆编》(1780年序)题跋并将此集带回杭州传播。

同盟屈指十经秋,岂料吾诗远播流。方值布帆逾勃瀨,遂令缙卷达杭州。

灵襟有契原想合,凤志无乖始得酬。文字果堪通彼我,夜光今免暗中投。

笔者查阅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所藏《莫逆编》,载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枫江钱宇文撰并书”跋文一篇(见本文后附资料)。应该是他初来日本不久后所作,是应象胥(即唐通事)平君所请。此中故事有待今后进一步挖掘整理。

而关于沈敬瞻,根据儿琮玉卿《漂客纪事》(文化元年[1804]跋)的记录,他是安永九年(1780)旧曆五月二日漂流到房总国朝夷郡千倉的清国商船元顺号的船主,姑苏人,时年四十二岁³⁷。沈敬瞻在获救后,还多次作为商船船主往来于中日之间。例如,宽政十二(1800)年十二月,他和刘云台一起因在仕出货物装运的组织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受到日本官方奖励银两六贯目³⁸。日本名医多纪元胤在其《医籍考》中提到:

宽政戌午冬、千贺芳久仿乾隆聚珍之式、刷印是书(《许氏国祯御药院方》)二十五十部、请先子跋之、庚申春先子建言、以数部付崎阳镇台丰后守肥田、送清商沈敬瞻、而来聞无消息、不知何故³⁹。

这说明,作为清商,沈敬瞻在日本还是颇为时人所知的。

庚申年一斎见到他时,推算下来,沈敬瞻已六十二岁了,因此说“敬瞻宇文时龄最高”。此外并无更多和沈敬瞻的交往信息。

至于周庆书的有关信息更少。前述太田南畝所藏钱宇文信函中提到了周庆书。其他能查到

³⁶ 《樱》富山房,昭和12(1937)年出版。379页

³⁷ 参见日本国会图书馆公开文献资料 <https://dl.ndl.go.jp/pid/2540133/1/7>。另外,太田南畝《增订一话一言》(《蜀山人全集》5)对此次船难亦有记录。

³⁸ 参见金井俊行编《長崎畧史 増補長崎畧史下巻4 増補》(長崎叢書;第3,4巻),出版者:長崎市,大正15年(1926)。471页

³⁹ 多纪元胤编《医籍考》第5巻,国本出版社,昭和10年。<https://dl.ndl.go.jp/pid/1048832/1/132>

的就是《近世先哲叢談 統編 下》中有关佐藤一斋的记事。后世其他日本书籍中有关周庆书的信息也都来源于此。

（寛政）十二年三月平户侯静山就封，特有命给路资以延。因请便路，到长崎，接吴客以博闻见。侯见许。乃以四月发程，榮其行，而送至于品川驿者，数十人，皆有名之士。世称以为盛事。遂越摄经中国，至肥前，馆于长崎平户侯之邸。与清人沈敬瞻、刘云台、钱宇文、周庆书之徒。为文酒之交。云台宇文共有学植，不可视以商贾。所得亦多。遂至平户，讲经于维新馆，听者三百余人云。归路入京，路歧苏，以九月归家。

4 江芸閣 刘讷君 沈绮泉 周霭亭

一斋的《答清商四名》一文，前面已略有提及。兹摘录全文如下：

日外有人自大村来，转致诸君见惠佳音，展送诵之，知辱读拙著言志录有此寄也。事洵出意外。仆海东学究，无足齿数谬荷嗜痂，曷胜愧汗。但仆于此录，实平生苦心所在，即成小册，则亦不忍全委弃，会为福知侯所开雕。不图传播，今污电瞩，何幸何幸。陇既得矣，僭有望蜀。君等归唐日，携带此册，幸见似贵国诸名士，或有好事如长塘鲍氏者，万一採入丛书中以见存遗，则仆望外之幸也。奈何奈何，竟是辽东豕，无当真赏。事何可必，惟望诸君协力周全，感不可言。敝友杉浦西涯，往年赴役于崎，闻亟见江君。渠深用心醉，每语及君，娓娓不措。吾闻之熟，又屡观墨妙，虽未遂披云，犹相识也。仆亦尝于庚申之年游崎。时邂逅沈敬瞻钱宇文刘云台周庆书诸人。一于无凡山。二于崇福寺。三于清远阁。每会有笔语唱酬。宇文云台殊款。屈指事在三十六年前。敬瞻宇文时龄最高，意应今并不在世，不知有子若孙否？沈君是敬瞻同族否？云台庆书今健在否？刘君周君，亦其同族否？聊兹一叩，伏乞因便报知为感。今附呈次江君原韵俚句一首，幸望大雅晒正焉。三君原韵亦理在容和答，时短晷，事甚殷，未遑构思。请俟后便追呈。临风不胜心驰，统祈筌照不备。

文中“三十六年前”当是“二十六年前”之笔误。此信提及以下几件事：

（1）江芸閣、刘讷君、沈绮泉、周霭亭四人，读了一斋的《言志錄》后，托人带来赞颂的诗文。一斋因匆忙，只次韵江芸閣诗答赠一首。

（2）一斋信中，希望江芸閣等人，携带《言志錄》回中国代为宣传，并希冀能像日藏版《孝经》等书被鲍廷博(1728-1814)⁴⁰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一样，能在中国流传。

《知不足斋丛书》收有以下日藏书籍，大都为来舶清人汪鹏所携带回中国的。

第一集	古文孝经孔传一卷	日本享保壬子刊本	中土久佚
第七集	论语义疏十卷	梁皇侃撰	日本刻本 中土久佚

⁴⁰ 鲍廷博，字以文，号淶饮，又号通介叟，祖籍安徽歙县长塘，故世称“长塘鲍氏”。

- 第二十一集 孝经郑注一卷 日本刊本 中土久佚 附洪颐煊补正
 第二十六集 五行大义五卷 隋萧吉撰 日本佚存丛书本 中土久佚
 第三十集 全唐诗逸三卷 日本河世宁 撰

《言志录》于文政癸未(六年、1823)校字、有文政甲申(七年、1824)春仲月的跋文。所以应该是刊行后不久就传到了长崎,并受到来舶清人江芸阁等的好评。《言志录》虽未见有清末中国刊本,但一斋六十岁后所著《言志后录》,据《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 1719-2011》,在中国有1846年的刊本。

(3) 一斋是通过其好友杉浦西涯知道江芸阁的。

杉浦西涯(1754-1830),字总仲。是江戸时代中后期的书法大家之一。据《先哲像传》所记,他多才多艺。天明四年(1784),他在其兄死后继承其职,成为幕臣。晚年被提拔为支配勘定⁴¹。文化十年(1813)以后,杉浦前后三次奉命行役到长崎,在此期间结识江芸阁。他对江颇为赞赏并屡屡向好友一斋提及。“吾闻之熟,又屡观墨妙”,虽未谋面,但是一斋此前听闻过江芸阁的事迹,而且见过不少他的笔墨书画,所以说“犹相识也”。一斋回信《次芸阁原韵》一首:

不假象胥通,唯凭笔札同。翩翩惊汝语,佼佼愧吾庸。

久仰文明域,凤钦贤圣风。草玄徒有志,欲正好谁从。⁴²

(4) 一斋向江芸阁等四人,提起庚申年自己在长崎结识沈敬瞻钱字文刘云台周庆书诸人一事,并询问各人相关情况。

江芸阁,字印亭,名大楣,号芸阁、十二瑶台使等,江苏苏州人。乾隆三十七(1772)年出生,道光十七年(1837)卒,年六十六。著有《兰陵山馆吟稿》。是来舶清人中著名的书画家之一。唐权氏对其族谱(《萧江家乘》)作了详细的考证。其族兄江稼圃为乾隆时期著名画家,于文化元年(1804)赴日,与伊予九、张秋谷、费晴湖并称渡日四大家,对日本画坛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江芸阁本人在日本也非常有名。被称为“幕末三笔”的书家市河米庵于文政十年(1827)撰成的《略可法》中收录有“苏台江大楣芸阁”撰写的跋文,市河米庵在此后注曰:“甲戌岁先君在崎阳,偶以此编示江芸阁,芸阁席间一见,就题此一语,今不忍弃,附录于此。”米庵之父宽斋于文化十一甲戌年(1814)携带此书前往长崎,江芸阁为之题写跋文,此则书迹受到了市河米庵的珍视⁴³。

关于江芸阁的日本来航,德田武氏的《江芸阁和日本文人交流年表》、以及唐权氏的《江芸阁年谱》中均有详细的介绍。其父江潼(江岐发)曾于日本宽政三年(1791)作为亥九番宁波船的船主来长崎。而江芸阁本人,最迟于文化十一年(1814)就有来日的记录,其后分别于文化十

⁴¹ 德齋原義正道《先哲像伝》卷五・笔林部,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写本。

⁴² 《爱日楼全集》,676页。

⁴³ 参见松浦章・许浩论文。

二年、十四年、文政二年(1819)、五年(两次)、七年(两次)、八年、九年、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多次来往日本,期间他与市河宽斋米庵父子、太田南畝、菅井梅关、荒木廉布、冈田东坞、山口行斋、岛种玉、僧卧云、武田大成、铃木椿亭、赖山阳、江马细香、川北重熹、金井莎邨、石崎融思、茅原虚斋、中野岩洲野里梅园、野村篁园、梁川星岩及夫人张红兰、水野媚川、村尾万载、山内香雪、诸熊秋琴、石井谭香、恒远真卿、龟龄轩斗远、安田蕉鹿、佐藤一斋、野田笛谱、田能村竹田、本间玄调、大槻磐溪、斋藤秋圃等等众多日本文人墨客有过交往,留下大量唱和诗文和书画作品。具体事迹参见唐权氏《江芸阁年谱》一文。

佐藤一斋和江芸阁并未谋面,只有上面所记的书信往来。至于后来,江氏等四人有没有把《言志录》带回中国,目前尚无确证。唐权氏指出,《三界居录》何册里收录有江芸阁撰无题短文一篇,或即为《言志录》评语。其文云:

细读大文,通贯经义,深得古人立言之理。针线甚密,意旨论辩明晰之至。非下苦功,焉能入妙。是以但能捧读,为敢班门弄斧。三复斯言,其实甘拜下风,固非泛滥语也。乙酉秋中之夕。灯窗读之三过矣。妙妙。

刘讷君(1772-?),即刘景筠⁴⁴。浙江杭州人。是文政九年(道光六,1826)正月元日漂流到远江国下吉田村(现静冈现榛原郡吉田町)的德泰船船主(刘为长崎在留船主,另一随行船主为杨启堂、财副为朱柳桥)。市河宽斋于文化癸酉年(1813)秋行役长崎,所记《琼浦梦余录》里记载了他和刘景筠、沈绮泉、江芸阁、张秋琴等一众来舶清人的交流情况。“九月二十三日伴熊大夫巡视唐馆,始访谈竹庵刘景筠至寓,沈绮泉陆品三邹静岩之辈皆见”⁴⁵,”甲戌五月夏帮船到岸,谈竹庵即刘景筠托沈绮泉致书及器玩”,等等。

沈绮泉,根据《割符留帐》的记录,从文化十三年(1816)至天保十二年(1841)这二十五年间,他作为船主等,共来过日本二十多次,几乎每年都来航到长崎⁴⁶。其中多次是与江芸阁同船来日。

周蔼亭,与其父周学三,均曾作为船主前往长崎贸易。天保元年正月十九日夜入港的丑七番船船主为周蔼亭。据天保十四年閏九月十七日的有关周蔼亭的调查记录(《周蔼亭吟味書類》),他是浙江平湖县乍浦人⁴⁷,自文化七年(嘉庆十五年,1810)十九岁的周蔼亭赴日以来,直至弘化二年(1845)以五十四岁的年纪逝世于长崎,周蔼亭将近四十年的人生奉献于长崎贸易⁴⁸。

至于,一斋所询问的“沈君是敬瞻同族否?刘君周君,亦其(指刘云台周庆书)同族否?”,

⁴⁴ 参见唐权等《来舶清人研究ノート》第211号人物。

⁴⁵ 市河宽斋《瓊浦夢餘錄》遊徳園,大正15(1926)。265; 280页

⁴⁶ 参见松浦章《文政末天保初年唐船齋来砂糖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6号,2023.3),394页。

⁴⁷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251页。

⁴⁸ 参见松浦章・许浩论文。

江芸阁等四人有没有答复过,笔者尚不得而知。至少在文化乙酉年之后,他们都还曾在日本逗留。而彼时佐藤一斋也正是声名鹊起之时,于情于理答复一下总是应该的。或许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不过,当时来舶清商他们的交往,大都还是出于生意上的应酬和人情往来,与日本文人墨客的诗酒以及琴棋书画的交流,更多的是表层的现象。而因此推动近世日本书画界等的发展,更多的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罢了。

5 其他

题东岳公所藏清商集书诗卷 丙寅(1806)⁴⁹

卷中凡八名,皆系明和中来舶唐商。其诗前四名颇可观,后四名不足观。笔迹亦与诗相伯仲。然方之十年来唐商,亦皆颇有文。距今近四十余年。而其人才之不同若是。余为之慨然。文化丙寅星夕观于水月楼。时蝉声在树。夕凉可掬。藤某题。

据一斋《水月楼记》⁵⁰,此处的东岳公即为成岛东岳(1778-1862)。名司直,东岳为其号。他是江户后期的政治家、学者,为幕府的“奥儒者”(将军的侍讲)。曾参与大学头林述斋主导的正史《御实记》的编撰。其父为“书物奉行”成岛胜雄。因此他藏有明和年间(1764-72)来舶清人的诗集也就不奇怪了。水月楼在墨水(今东京隅田川)岸边,隔岸而峙为东江禅寺(今葛饰区東金町东江寺),取名于苏东坡“心兼水月凉”句。成岛东岳曾多次邀请一斋到此聚会。

笔者未见此诗集。一斋也未交代八名清人具体姓名,只是评价“其诗前四名颇可观,后四名不足观。笔迹亦与诗相伯仲”,正所谓良莠不齐。

明和年间的来舶清客人的诗文唱和集,较著名的有长久保赤水的《清槎唱和集》(明和五年序)。录有游朴庵、张蕴文、龚廷贤、王世吉四名清人等和他的唱和诗及往来书信。不知是否和上文中的八人有交集。

题费晴湖山水⁵¹

朝伴孤云出,暮随野鹤还。不换封侯贵,夕阳黄叶山。

此诗获生茂博氏系年为享和二年(1802)⁵²。是一斋长崎西游之后不久所作,或许是应人所求而题画。一斋本人并未见有和费晴湖交往的迹象。费晴湖,名肇阳,晴湖是其号。生歿年不详,湖州吴兴人。前文提及他是渡日四大家之一。春木南湖的《西游日簿》中也有关于费晴湖的记录。其具体经历参见鹤田武良《来舶画人研究-3-费漠源と费晴湖》⁵³,这里不多赘述。

⁴⁹ 《爱日楼全集》364页。

⁵⁰ 《爱日楼全集》129-130页。

⁵¹ 《爱日楼全集》605页。

⁵² 《爱日楼全集 解说·解题》86页。

⁵³ 载《國華》(通号1036)1980.07,15-24页,图9-13页。

四 结语

本文通过对《爱日楼全集》中佐藤一斋和来船清人来往的书信以及诗文的梳理，对其所接触或听闻过的陆秋实、程赤城、沈敬瞻、钱字文、刘云台、周庆书、江芸阁、刘讷君、沈绮泉、周霨亭共十人的在日期间的经历等，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除了程赤城、江芸阁两人有一些先行研究之外，其他人的经历都还有待挖掘。虽然一斋和他们的交流说不上密切，但至少在他的生涯中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从中也能看出一斋对当时清朝文人学界的景仰和关注。从以上所探讨的诗文来看，他的内心多少还是期待有更多交流的。

参考文献：

- 長玄珠，熊有隣[等著]《清槎唱和》（竜谷大学貴重書画像データベース）
岡田挺之《鬯園詩草》卷四（<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img/pdf/3957009> 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
（清）平江九霞先生 原圖，水府赤水先生 校訂《大清廣輿圖》出版者：青黎閣崇文堂發兌、天明5（1785）序
長玄珠《長崎行役日記》出版者：淺野弥兵衛 等5名，文化2（1805）
朝川善庵《樂我室遺稿》（<https://kokusho.nijl.ac.jp/biblio/200012227/10?ln=ja> 国書データベース）
西琴石所《长崎古今学艺书画博览》艺苑丛书，明治13年（1880年）刊
彭城百川 编《元明清書画人名録》求古堂，明14（1881）
藤田茂吉《文明東漸史》（聞天樓叢書），報知社，明治17年（1884）
日本文部省 编《日本教育史資料1-10》（富山房明治23-25年刊の複製），臨川書店，1970
松村操 编述《近世先哲叢談 続編 下》再版，出版者：武田伝右衛門，出版年：1898
神宮司庁 编《古事類苑 外交部》，558页，1903
大田南畝 《蜀山人全集 卷5》，吉川弘文館，明治41年（1908）
大田南畝《杏園閑筆》卷三，43-46.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高瀬代次郎《佐藤一斎と其門人》南陽堂本店，大正11年（1922）
長崎史談会 编《長崎名勝図絵》出版者：長崎史談会，昭和6年（1931）
中山久四郎《読史広記》章華社，1933
増田廉吉《鎖国の窓》朝日新聞社，昭和18年（1943）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 编《大日本近世史料. 柳営補任1-6, 索引》東京大学出版会，1963-69
林遼 等編《通航一覽 第4-8卷》清文堂出版，1967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9
《吉村迂齋詩文集》マリンフード株式会社社史刊行会，1972.1
大庭脩 編著《唐船進港回棹録・島原本唐人風説書・割符留帳：近世日中交渉史料集》（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9），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74
長崎史談会 编《長崎談叢（64）》長崎史談会、1981.1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舎出版，1984.6
大庭脩 編著《江戸時代漂着唐船資料集》（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資料集刊；13），関西大学

出版部, 1985-1997

王雲五《清王西莊先生鳴盛年譜》台湾商務印書館, 1986. 6

外山幹夫《長崎奉行—江戸幕府の耳と目》(中公新書 905) 中央公論社, 1988

刘序枫《清日貿易史の研究: 長崎貿易時代(1644-1861)を中心に》博士論文, 1995

中西進(等)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 第1-9卷》大修館書店/浙江人民出版社 共同刊行, 1995-1996

中村安宏《佐藤一斎とその周辺》博士論文(日本国会図書館蔵), 1996

中村质《日本来航唐船一覧——明和元-文久元(1764-1861)》《九州文化史研究紀要》第41号, 1997

平松勘治《長崎遊学者事典》溪水社, 1999. 10

《岳堂詩話(18)長崎の詩人・吉村迂斎》學鐙/學鐙編集室 編 98 (9), 26-31, 東京: 丸善出版, 2001. 9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朋友書店, 2002. 1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思文閣出版, 2007. 7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が中国へ持ち帰った日本書籍— 安徽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収の日本刻書〉(《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号, 367-380頁), 2009. 3

松浦章・许浩《赴日清人书法与江戸时代日本对中国书法的接受》(《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6期)

蔡毅《長崎清客與江戸漢詩——新發現的江芸閣、沈萍香書簡初探》台湾《清華學報》(2004. 6, 第34卷第1期)

徳田 武《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 2004. 11

王宝平 主编《中日诗文交流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1),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0

王宝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汲古叢書; 59), 汲古書院, 2005. 2

王宝平 主编《日本典籍清人序跋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2

王宝平 主编《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 大河内文書》(东亚笔谈文献资料丛刊), 出版者: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12

唐权〈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蔵《書翰集》について〉(武内恵美子編《近世日本と楽の諸相》京都市立芸術大学、日本伝統音楽研究センター報告 12, 201-220頁), 2019. 3

唐权・刘建辉・王紫沁〈来舶清人研究ノート〉《日本研究》62号、131-172頁, 2021. 3

唐权〈江芸閣年譜〉(苏州市泰伯文化研究会 編《泰伯文化研究 壬寅集》, 古吴轩出版社, 78-104頁), 2022. 11

唐权〈苏州江氏家族来舶清人考〉(金程宇 編《域外汉籍研究季刊 第二十四集》, 中华书局), 2022. 12

若木太一 編《長崎東西文化交渉史の舞台(ステージ): 明・清時代の長崎 支配の構図と文化の諸相》勉誠出版, 2013. 9

若木太一《近世長崎渡来人文運史——言語接触と文化交流の諸相》勉誠社, 2024. 6

附记：本文在定稿阶段，唐权氏帮助阅稿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在此特表谢意！另外，也感谢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为阅览并刊载资料提供方便。

资料：《莫逆编》钱宇文跋文



（注：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索书号：E45:2307。图片为笔者拍摄，图片资料的引用和转载等，请直接咨询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相关部门。）